

府天
著

FUGUI
RONGHUA

富贵花



3 并蒂莲

美丽嫁衣，摇曳红烛。千辛万苦与千难万险，
换来一个你依我依的长相厮守。
相依为命的姊妹，用别离换来各自的更加坚强。



富贵花

③ 并蒂莲

府天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贵荣华③并蒂莲 / 府天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1-8540-8

I. ①富… II. ①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3854号

富贵荣华③并蒂莲

府天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4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540-8

定 价 28.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3—26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目 录 】

第 一 章	赐婚	1
第 二 章	趁你病，要你命	5
第 三 章	君心绵密妾何报	9
第 四 章	玉虚观中定鸳盟（上）	13
第 五 章	玉虚观中定鸳盟（下）	17
第 六 章	嫁衣	21
第 七 章	二度交锋	25
第 八 章	插翅飞回来的章家父子	29
第 九 章	章大哥妙探心意，敏世子慨赠美室	33
第 十 章	动之以诚，告之以情	37
第 十 一 章	出府归家，依依惜别	41
第 十 二 章	顾氏赠妆奁，世子贺乔迁	45
第 十 三 章	论功行赏，连升三级	49
第 十 四 章	父子天伦	53
第 十 五 章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上）	57
第 十 六 章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下）	61
第 十 七 章	添箱（上）	65
第 十 八 章	添箱（下）	69
第 十 九 章	皇孙第一人	73
第 二 十 章	天子令探问，生死不离弃	77
第 二 十 一 章	好事将近阖家聚	81
第 二 十 二 章	花嫁之始，风光无限	85
第 二 十 三 章	迎亲（上）	89
第 二 十 四 章	迎亲（中）	93
第 二 十 五 章	迎亲（下）	97
第 二 十 六 章	合卺美酒醉人，钦赐天作之合	101
第 二 十 七 章	良宵苦短喜烛长（上）	105
第 二 十 八 章	良宵苦短喜烛长（中）	109
第 二 十 九 章	良宵苦短喜烛长（下）	113
第 三 十 章	佳儿佳妇	117

第三十一章	谒东宫，察端倪	121
第三十二章	夫妻的默契	125
第三十三章	立威之商鞅立木	129
第三十四章	回门之日诊伤情	133
第三十五章	用人之道	137
第三十六章	御前直陈情，皇孙媳第一（上）	141
第三十七章	御前直陈情，皇孙媳第一（下）	145
第三十八章	雷霆手段，犀利世子妃（上）	149
第三十九章	雷霆手段，犀利世子妃（下）	153
第四十章	威震八方	157
第四十一章	心服口服	161
第四十二章	夫妻之缘，祸福与共	165
第四十三章	闺中厚谊情难负	169
第四十四章	驱虎吞狼	173
第四十五章	定计	177
第四十六章	金枝玉叶贺生辰	181
第四十七章	夫唱妇随，当头棒喝	185
第四十八章	居心叵测	189
第四十九章	如胶似漆，心如明镜	193
第五十章	做贼心虚	197
第五十一章	惧内的呆子	201
第五十二章	秋风扫落叶，世子妃虎威	205
第五十三章	旖旎之中道佳儿	212
第五十四章	赔了夫人又折兵	216
第五十五章	恩威并济	220
第五十六章	除夕赐宴，呆子偷闲	224
第五十七章	天子盼重孙，御前各逞能	228
第五十八章	剑舞惊变	232
第五十九章	喜脉	236
第六十章	天子之喜怒	240
第六十一章	侯府嫁女，王府娶妇	244
第六十二章	弟妇见兄嫂，恭俭礼让德	248
第六十三章	弟妇自有沟壑，世子却道危机	252
第六十四章	姊妹相聚诉衷肠	256
第六十五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	260
第六十六章	东宫赐佳人，气结嗔世子	264
第六十七章	美人夜吟诗，浪子今回头	268
第六十八章	孝道有轻重，斩草需除根	272
第六十九章	投桃报李，宫人遗祸	276
第七十章	妯娌话贼心，雷霆动家法	280



【第一章】

赐 婚

武宁侯府七间九架的正堂堂中，顾家人正济济一堂。然而，往日素来习惯了当主角的他们，这一日面对突如其来的圣旨，却都有些不安。因为这圣旨不是给顾家人的，而是指名给章晗的。尤其是从前力主把章晗留在家中的太夫人，此时此刻更是面色凝重。倘若不是李忠身为皇帝的心腹，嘴风紧得油盐不入，她必然还会竭尽全力探听一二。

无缘无故给章晗传旨，应该多半是婚旨。可此前四位亲王的王妃都已经定了，那多半就是诸皇孙了。以章晗父兄的品级，她多数是会配给那些郡王，这其中，早有企图的洛川郡王陈善聪倒是可能性最大。一来秦王妃应该早就上下打点过了，二来陈善聪今日万寿宴上才有些表现。倘若如此，倒是可惜了章晗这聪明伶俐的姑娘……

“章姑娘来了！”

随着这声音，众人齐齐往外看去，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容自若地从外间进了这正堂明间。章晗一身缥色的交领右衽斜襟衫子，滚着折枝花的襖边，下头着一条艾绿色的裙子，除却发间一枚玉簪，耳上一对玉塞儿，再不见其他配饰。可就是这样的衣裙打扮，却是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齐齐想起了一句诗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就连李忠，也忍不住打量了好一会儿，这才笑咪咪地说道：“既然章姑娘来了，那便请诸位各就其位吧，咱家传旨之后也好回宫复命。”

太夫人正不悦地扫了一眼绿萍，暗怒都吩咐了把顾钰那些首饰带去，让章晗好好装扮装扮，结果还是就这么一副素面朝天的样子出来了。可听到李忠这么说，她不禁心中一动。要知道，此前聘顾抒为韩王妃的时候，也不曾



劳动李忠这个皇帝的亲信亲自出马，莫非刚刚她的猜测有误么？此时楚妈妈已经是慌忙上前搀扶她就位，她也顾不得考虑这许多。须臾，地上便整整齐齐跪下了一大片人。

章晗刚刚一进屋子见到李忠的时候，便认出这是自己和张琪头一次入宫的时候，在顾淑妃的长宁宫中曾经见过一次的太监。那一次她就觉得其人可疑，如今看他竟然能承担传旨的重任，足可见绝非寻常太监。因此，此刻她虽是眉眼低垂，可恭谨放在双膝的手却是不由自主地有些发僵。

她这辈子很少求助过神佛，可如今面对皇帝的圣旨，她能做的，便只有在心中默默祷祝而已！

“赵王中护卫副千户章锋女章晗，六行昭宣，四德淳备。性识柔明，言容婉嫕。可聘为赵王世子妃。待大军凯旋之后择吉日完婚，钦此。”

这圣旨也知道是何人主笔，言简意赅，除了那四个嘉词之外，意思便是没读过书的人也能听懂。然而，章晗虽说一字一句全都听见了，可头脑却许久才反应过来，因而行礼的时候不免有些迟缓，等到李忠含笑将那一卷旨意交给了她，一贯最擅长待人接物的她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好在李忠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意外，当着同样震惊的顾家人的面，干咳了一声说道：“赵王世子上赵王殿下下的奏捷文书，其中赵王殿下保奏有功将领二十四员，章姑娘的令尊令兄便在其中，先锋之阵斩杀大将是令尊令兄所为。这旨意本待要晚几天来，可皇上盼着这捷报已经很久了，今日一高兴之下自然击节赞赏，道是有其女必有其父，有其父必有其女，自然就早早让造教房拟了这旨意。”

他一面说，一面又笑看了顾家人一眼：“顾家才刚册了一位王妃，如今又有这样的喜事，真是可喜可贺！不日宫中便会派人来教习礼仪，顾大小姐倒是有个伴了……”

居然是赵王世子……怎么会是他？虽说他在外人面前是书呆子，可他毕竟是皇帝甚为喜爱的皇孙，又是世子之尊，聘世子妃不是应该聘一个出身名门的千金么？她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寒微女子，皇帝怎么会聘她为赵王世子妃，难不成是他在皇帝面前说了什么？不，不可能，这家伙惯会装傻充愣，实则精得什么似的，断然不会给人这样的把柄，更何况，他们俩之间什么都没有，也就是想方设法传递消息，可那又不是私相授受……

章晗想着想着，眼前闪过陈善昭的笑容，突然又觉得有些不确定了。因而，哪怕李忠的言下之意是她暂且留在顾家，她也并没有露出分毫异色。不管这婚旨有多么出乎意料，但她如今再不是在顾家寄人篱下的外人，不用再担心



遭了别人的轻易算计。只是，刚刚乍闻旨意之后的感觉，却不仅仅是诧异惊疑如释重负，仿佛隐隐之中还夹杂着几分别的情绪。

陈善昭……他若是得知了这婚旨是个什么心情？是惊怒气恼，还是……

等到送了李忠出门，太夫人和王夫人双双转过身来，见章晗仍有些怔忡，太夫人便笑道：“还是皇上眼光卓著，一眼便相中了你当孙媳妇。赵王世子品格纯良，就是太喜好读书，有些书呆子气，却是得有你这样玲珑剔透的人压一压。”

王夫人也顺口附和了两句，而周遭其他的仆妇丫头媳妇们也少不得齐齐围上来对章晗贺喜道喜，好话说了一箩筐。王夫人自然从了太夫人之命，笑着吩咐一一打赏。顾钰却最后一个上得前来，神情复杂地握了握章晗的手，旋即便微笑道：“晗妹妹，恭喜你了，皇上确实是好眼光！”

知道顾钰说这话，是因为此前在宫中那句话，章晗也没有多说什么，轻轻握了握顾钰的手作为回应，这才对太夫人和王夫人施礼道了谢。忙活了这么一会儿，一众人又回身往里走的时候，太夫人便对王夫人说道：“既然宫中不多日便要派姑姑来教习礼仪，再让晗儿住在我那东厢房就太不成体统了。之前抒儿说东府房子多，你还没安排孩子们搬过去，如今倒是正好，让晗儿搬过去先和抒儿做个伴，到时候宫中来人也便宜。”

章晗知道事到如今，自己不可能再和张琪日日一处起居，因而沉吟片刻，她便开口说道：“老祖宗，我和瑜姐姐最后再一块住几日吧，那边且收拾出来，来日等宫中知会来人之前，我再搬过去也容易。另外，我想选一天好日子，选一处地方上香，和瑜姐姐一起祭拜干娘。”

太夫人听章晗竟然不嫌逼仄，仍要和张琪再一块住几天，眼眶中不禁流露出了几分水光，随即连连点头道：“好，好！你们姊妹情深，我自然不会阻了你们，就先让人去收拾吧。至于上香的事情，我让人去好好安排安排，回头让你大哥和四哥护送你们一块去！”

有顾镇这个身份尊贵，性子又强硬的驸马在，也不怕再闹出什么幺蛾子！

太夫人发了话，王夫人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顺口又称赞了章晗有情有义，等到一路送人回到了宁安阁，眼看章晗和就等在穿堂处翘首盼望的张琪相拥而泣，她也忍不住心头微动。等应了太夫人去张家报喜，退了出来回悦心斋之际，她见顾钰一直没说话，不禁眉头一挑道：“你可是觉得今日皇上这旨意来得突兀？”

“突然是突然，却也没什么突兀。”顾钰说话间便抬起了头，好些天黯



富贵荣华

并蒂莲

然无神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几分湛然神采来，“啥妹妹虽出身寒微，但性情刚烈果决，再加上时运好，自然应该青云直上。我看似什么都比她强，但要和她学的东西，还多得很！”

“好好，我的女儿果然长进了！”王夫人就怕女儿连章啥都要嫉妒，此时顿时心头大石落地，一时间笑着拉了顾钰的手道，“你能看开，娘就放心了！”

聘世子妃的旨意只下给女方，但陈善昭身为在文华殿日日听讲的皇孙，又是皇帝最喜爱的皇孙之一，这一头圣旨才刚出宫门，到了家中的他就得到了消息。见那通风报信的小宦官小心翼翼地偷觑了一眼他的脸色，他突然浑身放松地往后重重一靠。“哈，哈哈，哈哈！”这笑声太过诡异，那小宦官完全弄不清楚陈善昭对这桩婚事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因而当拿到了陈善昭让单妈妈打赏的一锭银子时，他仍有些战战兢兢的。直到蹑手蹑脚退出书房时，听到里头隐约传来陈善昭的感慨，他才终于断定，这位世子至少大体上是满意的。

“皇爷爷英明！日后我可以安心看我的书，不用担心其他事了！”

单妈妈听陈善昭如此说，透过支摘窗的窗缝看见那小宦官出门一溜烟跑得飞快，不禁回头对陈善昭笑道：“世子爷这话传到皇上耳中，皇上必然会满意得很！”

“那当然，要是皇爷爷这会儿就在面前，我恨不得磕十个八个头拜谢！哎，要找个合适的媳妇儿容易么？”陈善昭笑吟吟地往后又靠了靠，直到太师椅被自己折腾得两只前脚离地，后背完全靠在了靠墙的书架上，他才大手一挥道，“妈妈去传令吧，赏赐阖府上下，让上下都知道他们的世子爷要成婚了，顺便也告诉外人，我对这门婚事很满意，说不出的满意！”

西边偏院中，当赵破军从一个四下里嚷嚷的小厮口中得知这么一个突然的消息时，却是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许久脸上才露出了落寞的表情。

章老爹才从五品，皇帝竟然会为赵王世子陈善昭选这么一位世子妃，而陈善昭还很高兴？如此说来，他此前心里若有若无的猜测只怕是没有错，章啥和陈善昭之间，真的存在某种默契……或者说情愫。

【第二章】

趁你病，要你命

端午节这一天，张昌邕在家里躺了整整一天，太医院的御医来把了脉之后开药，话说得凶险之极，一时间上上下下都吓了一跳。闻讯赶来探望的几个官员被领到屋子里，看到脸色又青又白昏睡不醒的张昌邕，再看了看御医开出的方子，景宽就知道这一次是真的指望不上张昌邕了。

然而，过了皇帝万寿节这一天，前两日还病得七死八活，仿佛下一刻就会断了一口气的张昌邕，午后的精神却好了许多。得知这两日自己昏睡时发生的事，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可一听说太夫人只是下帖子去太医院请了御医，却没有让张琪来探望他这个爹爹，还捎带来了那样的话，他顿时为之气结。

果然顾家人就是那德行，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早晚有的是你们的苦头吃！

转而一想到自己错过了这次最好的机会，他仍是不免有些捶胸顿足。吩咐管家去打听外头的消息后他这才又躺了下来，暗想这次装病虽给了那御医不少银钱，让其开了一副药让自己昏睡了两日，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禀告给顾家。可就算是禀报了，太夫人若真的扣着自己的那份奏折，应该也不会在这事上再为难他，不管如何，他总是顾家的女婿……

想着想着，张昌邕不知不觉又生出了几分困意，合上眼睛打起了瞌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突然只听到耳边传来了“老爷老爷”的急切呼唤，睁开眼睛一看，他才发现是一个小厮，而在其身后，站着面露微笑的顾泉。张昌邕不由自主地支撑着坐起身来：“这点小病，还劳动顾管事又来探望。”

“小的奉命前来，一是来探望二姑老爷，二是来给二姑老爷报喜。”

见顾泉恭敬地行了礼，张昌邕想起平日这家伙行礼时亦流露出的轻视之色，一时间又惊又喜，连忙精神大振地问道：“喜从何来？莫非是昨日皇上万寿，



拔擢官员……”

“不，是刚刚府里来了宫中的天使。乾清宫管事牌子李公公亲自前来传旨，聘章姑娘为赵王世子妃。”顾泉话音刚落，见张昌邕震惊得无以复加，他想起自己最初得知消息时，惊诧之后却觉得理所当然，少不得又添了一句，“太夫人吩咐让东府收拾出一座整齐的院子来，待宫中教习礼仪的姑姑来了，便让章姑娘挪过去，如今仍是章姑娘和表小姐同住。”

“这……这是不是弄错了？”张昌邕终于从刚刚的震撼中回过了神，强笑着张了张嘴，有些艰难地说道，“她父兄不过是此前才因功得了封赏，听说她父亲不过是个从五品的副千户，怎么会突然下旨聘她为世子妃？”

“二姑老爷是病糊涂了吧？乾清宫管事牌子李公公亲自传旨，这种事情若有假，那世上恐怕就全都是欺君罔上之辈了！”顾泉被张昌邕这话说得眉头紧皱，虽知道自己这话未免有些不敬，但张昌邕这样的人实在让人敬重不起来。因而，他也懒得在这里多待，又代太夫人问候了几句，立时匆匆告退。而他这一走，张昌邕脸上惨白一片，最终突然发狠似的将床头边上的那个梅花高几推倒在地。“见鬼，可恶，怎么会让她攀上这样的高枝，这不可能！”

然而，发泄似的愤怒之后，张昌邕所感到的便是深深的恐慌。他很清楚，自己当初想对章晗做些什么，他也同样清楚，章晗对自己会有怎样的痛恨。倘若章家依旧是那样的寒微之家，哪怕章晗如今托庇于顾家门下，他依旧有一天能把人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任意揉捏。然而，章晗的母弟却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脱逃无影无踪，章晗的父兄高升进了赵王中护卫，而到了现在，章晗就要成为世子妃了，竟然要凌驾于他之上！

“你休想得逞，我不会让你如意的！”神经质似的说了这么两句之后，张昌邕想起那个藤箱之中被完全掏空了的东西，一怒之下只觉得喉头一阵咸甜翻涌，好半晌才勉强把这种感觉压下。现如今，他手中唯一捏着的，便是当年嫡女和庶女的偷天换日之计。从前他是顾虑这事若让顾家知道，他难免处境堪忧，但如今让章晗上位，他兴许就更加难保了。

那丫头是聪明，但就是心软，他可以用这一点挟制她，挟制她辞了这道旨意！否则，他可以对顾家说当初是因为怕太夫人受刺激，这才出此下策，但章晗姊妹却绝无好下场，太夫人那老婆子最是护犊子，别看如今看着慈善，其实手段狠辣得很！

正当张昌邕想入非非的时候，外间管家匆匆忙忙进了屋子，表情一片死灰，竟是又惊又惧。不等张昌邕发问，他便屈膝在床前的踏板上跪了下来，



小声说道：“老爷，不好了！工部侍郎蔡大人被拿了下狱，连家都给查封了！大理寺少卿景大人和詹事府少詹事吴大人全都被革职除名，诏永不叙用！”

倘若说起头顾泉带来的那个消息如同当头一棒，就已经给了张昌邕重重一击，那么，此时此刻的这个消息就好比是晴天霹雳，震得张昌邕几乎麻木了。他下意识地一把捞住了管家的衣领，一字一句恶狠狠地问道：“胡说！你敢虚言诓骗我？”

“老爷，小的绝无一字一句的虚言！”管家顿时急了，举起手来赌咒发誓，“小的是亲自去了那三家门口，蔡大人下狱小的是亲眼瞧见的，那门上查封的封条凡是人都能看得见！至于景大人和吴大人，那门口的仓皇样子做不得假，小的又亲自向街坊邻居打探过，继而还使了钱问过他们家里的下人。”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蔡侍郎分明圣眷正好，就要转去吏部任侍郎了，怎么会突然一跤跌得这么惨？景宽和吴秋也是，竟然在万寿节这一天被革职除名，这太突然了！难道是……难道是他被人偷去的那奏折惹了圣怒？很有可能，十有八九是那奏折落在了太夫人手中，因而递上去惹来了圣怒，这才雷霆处置！谢天谢地，太夫人虽让人偷了那东西，可还放了他一马，也多亏他脑子清楚装了病，否则兴许凄凄惨惨的人里头，就会多他一个！

“关门，关门！除了顾家人，若再有别人来探望，就说我的病重得很，不见客！”张昌邕一把将被子紧紧盖在了自己的身上，随即色厉内荏地吩咐道，“这些天你们全都记住了，除非采买不得出门，也不要再随便打探了！这一次照应好了，等老爷我病好了，一概重重有赏！”

即便知道张昌邕躲过了这一劫，今后也未必好过，但一家人都捏在张昌邕手里，又摸不准顾家的态度，管家自然不敢生出什么贰心来，连声答应后便退了下去。这一次，张昌邕却是整个人瘫软了下来，较之前见过顾泉后的浑身发冷更严重。即便是这初夏时节紧紧捂着袷纱被，他依旧觉得自己浑身发冷，甚至双脚都有些发僵了。

那三个人倒了，很可能就会有人盯上他，这时节，他不能没有顾家这岳家之助，只有抓牢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老爷，晚秋姑娘奉大小姐之命来看您了！”

借着病在家里昏昏沉沉又躲了数日，这一日早起之后躺在床上发了许久的呆，张昌邕听到外头这嚷嚷，萎靡的精神才为之一振。可听到晚秋这个名字，他立时想起如今革职除名的景宽，还有被自己直接撵回了景家的百灵，心里不禁打定主意，回头病稍好一些就去顾家，一定要让顾家把晚秋或撵或卖，



富贵荣华

开蒂莲

解决了这个祸害。因而，当晚秋进屋子之后恭敬行礼问候的时候，他自然冷冷地没什么好声气，直到他突然听清楚了晚秋的那句话。

“啥姑娘差奴婢告诉老爷，您那奏折，她会好好收着的。”

“你……你说什么？”

晚秋见张昌邕震惊得连说话都结巴不利索了，只觉得心头说不出的痛快，当即又笑意盈盈地重复了一遍：“奴婢说，啥姑娘让奴婢告诉老爷，您那奏折，她会好好收着的！”

“你……果然是你……不，怎么可能是她！”

眼见张昌邕一时竟语无伦次了起来，晚秋便照着来时章晗的吩咐，一字一句地说道：“啥姑娘说，请您千万保重身体，别因为近日以来连续不断的坏消息给气坏了。人算不如天算，善恶到头终有报，还请您别老是用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歪主意。顺便告诉您一声，景大人和吴大人原本是定了革职除名，永不叙用，但昨几个又不知道怎么触怒了皇上，一个流琼州府，一个流哈密，一个天南一个地北。若是您日后安分一些，这奏折她自然会一直稳妥收着。”

“你……你这个贱婢，景家倒了，你以为你逃得过去！”

晚秋面对张昌邕几乎要点到自己鼻子上的手指头，却是冷笑一声道：“怎么，是老爷想去官府指证我一个奴婢？若是老爷真的有胆子去，那就去说好了！顺便说一声，太夫人本要给章姑娘添人，可章姑娘只要了奴婢在身边服侍。今日让奴婢来，也是皇上命人代赵王下定礼，并派教习姑姑到了侯府，所以太夫人差遣，来向老爷要奴婢和芳草碧茵，还有凝香一家人的身契。”

尽管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心里如同火烧似的怒火冲天，然而，张昌邕终究还存着一丝理智，知道晚秋绝不是一个人来的，况且以如今外头的局势，他眼下完全奈何不了这么个丫头。便颤颤巍巍地把手伸向了枕头旁边的一个匣子，可手才碰到那小巧玲珑的搭扣，他只觉得喉头一痒，骤然一口血吐了出来。

早知今日，他当初绝不会放了章晗来京城！

【第三章】

君心绵密妾何报

章家在京城并没有产业，因而太夫人问过胡夫人和顾抒之后，便索性把顾振当年住的会芳阁收拾了出来。会芳阁位于威宁侯府西路，和东路顾抒和胡夫人所住的地方井水不犯河水，一应屋子全都宽敞明亮，这一日宫中派来教习礼仪的那位沈姑姑也带了两个小宫女来了，住着也便宜。

章晗这几日起居睡卧，面前老是晃着陈善昭那张笑吟吟的脸，一直睡不好。这一日沈姑姑先来，她原是打叠精神预备好好应对一个规矩严苛毫不通融的中年妇人，就如同早年顾夫人特意请来教习她礼仪的那位姑姑一样，谁知道到了面前的竟是一个圆脸上挂着和善笑容，三十出头的女子。甫一见面，她便恭恭敬敬地给章晗行了礼，寒暄了一阵子后，她又借口有几句要紧话说，可章晗把丫头们屏退了下去，她打头第一句话便是语出惊人。

“章姑娘果然容貌品格都是一等一的，难怪世子爷煞费苦心。”

章晗一时大愕，随即便皱了皱眉：“沈姑姑这话是什么意思？”

“奴婢虽是淑妃娘娘特意选来的，实则却是世子爷的安排。”沈姑姑含笑又欠了欠身，这才主动解释道，“奴婢和世子爷的乳母单妈妈，是两姨表姊妹。我们这些教习礼仪的姑姑，是要跟着王妃世子妃郡王妃陪嫁的，世子爷担心宫中人不可靠，所以特意安排了奴婢来。”

陈善昭……想到那个人人都觉得书呆子，实则心思灵动缜密的赵王世子竟是如此煞费苦心，章晗只觉得心底深处涌动着一股暖流，但与之同来的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惶惑。相比盲婚哑嫁，她算是够幸运了，不但见过未来丈夫，而且还见过他的另一副面孔。可正因为知道，她才会觉得这桩婚事的荒谬。就算她有些机敏应变的本事，可是，何足以让应该见过更好女子的他这般用心？



她知道沈姑姑绝不会是虚言诓骗，毕竟，赐婚之后，单妈妈就已经来过两次，每回太夫人都笑吟吟地请了她出来见，万一她问起，这等谎言很容易戳破。于是，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她终于迟疑着开口问道：“世子……可还说了些什么？”

沈姑姑想起相比在宫中熬一辈子，派出去教习王妃世子妃郡王妃，日后凭借是宫里人，理所当然就能在王府得一个好位置，脸上不知不觉露出了笑容，又赶紧掩盖了下去，遂正色说道：“世子爷没说什么别的，只道章姑娘最是机敏，不用他吩咐。只关照说，章姑娘身在顾家诸多不便，还请千万忍耐一二。”

如今要说是忍耐，那从前战战兢兢的日子算什么？这种话他还记着嘱咐干什么？章晗不由自主在心里刻画出了陈善昭偶尔呆头呆脑的样子，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随即才想到自己是在沈姑姑面前。可要遮掩也已经太晚了，她只得轻咳一声道：“没什么不便的，我早已经习惯了。倒是这些天要劳烦沈姑姑了，若是在顾家有什么不便，还请和我说一声，咱们也好商量商量。若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也请尽管对我说，不用顾忌。”

沈姑姑原觉得这话只是客套，可见章晗真诚地看着自己，原是因为世子爷差遣才应了这一次的差事，可此时她却觉得着实运气。章晗既不是那些出身高贵习惯了颐指气使的大家闺秀，也不是那些小门小户畏畏缩缩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这么一位兴许得跟一辈子的主人，倒是真的不坏。于是，她便笑吟吟站起身屈膝行礼道：“是，奴婢都记下了。这会儿前头下定礼，章姑娘可要奴婢去帮忙看一看？”

“那就有劳姑姑了。”

沈姑姑见章晗大大方方地点了点头，当即站起身来，等章晗叫了碧茵来随着她去，她又行了礼后方才出了门。芳草刚刚守在门口，此时忍不住死死盯着沈姑姑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这才满脸羡慕地说：“姑娘，沈姑姑行礼走路的样子真好看。”

章晗亦是有同感。沈姑姑的一举一动，不仅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从容，最难得的是那和蔼可亲的性情，多亏陈善昭送了这样一个人来，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婉拒顾家送她管事妈妈，日后让人出门办事也方便多了！心里这样想着，她面上却打趣道：“怎么，你是羡慕了？那我跟着沈姑姑演习礼仪的时候，你和碧茵也好好学一学，别日后进了王府惹人笑话！”

“姑娘是说真的？”芳草又惊又喜地冲上前两步，随即又自知失态垂下了手，最后索性屈膝跪了下来，“您真的不嫌弃奴婢和碧茵只是出身乡野？东府



里头的丫头们都说，大夫人给大小姐挑的丫头都是最好的，不像奴婢和碧茵都是粗笨人，而且身契又在张家，到时候肯定会让父兄另外挑好的丫头陪嫁……”

“什么出身乡野，难道我便出身很高贵么？”章晗见芳草已经是眼眶红了，便伸出手去摩挲着她那如今渐渐丰润的面庞，“再说了，你什么时候粗笨了？你替我办那些事情的时候，哪次出过纰漏？再好的丫头，抵得过咱们这段日子同甘共苦的情分？再说，你以为我让晚秋去张家干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们的身契？”

“姑娘……”

“快起来，否则回头沈姑姑回来了，说不定要责你轻狂！”

章晗见芳草眼泪在眼眶中打转，随时会掉下泪来，只好把沈姑姑搬了出来。待到忙不迭站起，又转身擦着眼睛，她忍不住想起了今天被自己派去张家的晚秋。尽管知道晚秋为人聪明大胆，这一趟去必然能办好，可她仍不免有几分担心。可那些忧思总是被一张随随便便从脑海中蹦出来，又在眼前乱晃的脸给打断，最后她连打发时间看的那本书都撂下了。

陈善昭，你这般用心，让我何以为报？这个问题自然不会有结果。章晗心神不宁的时候，晚秋终于回来了。她一进屋子便当着芳草的面将手中的几张身契呈了上去，这才屈了屈膝道：“姑娘，奴婢幸不辱命。”

这一句话便涵盖了千言万语。章晗赞赏地看着晚秋，微微颌首道：“做得好。回头你把凝香一家人的身契给那边送过去。另外，这晚秋的名字是别人给你改的，从今天起，你就改回你从前的名字，秋韵比晚秋好听多了。”

晚秋闻言顿时又惊又喜。尽管吕家有千万不好，但六安侯夫人吕氏对她却是一直信赖有加，而晚秋这个名字是景宽起的，每每想到这个名字，她就会觉得又屈辱又愤恨。此时此刻，她几乎不假思索地屈膝跪下来磕了个头：“多谢姑娘！”

章晗拿着身契，又看着面上赫然流露出难以置信表情的芳草说道：“看到了没有？我说到做到，这是你们的身契，从今往后，你们就是的人了，再没有别人可以处置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性子，只要你们一心一意，我也绝不会视你们为草芥，日后必然会为你们挑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此时此刻，碧茵正好奉了沈姑姑来到门外，乍然听见这话，她简直难以掩饰心中狂喜。若非沈姑姑就在身边，她甚至会就这么径直冲进屋子去。即便是沈姑姑，听到章晗这般许诺，也不禁暗自点头，紧跟着却轻轻咳嗽了一声。待到进了屋子，她便笑着双手呈了一份单子上去：“章姑娘，这是今日定礼的详单，东西暂且由顾家收着。”

“嗯，多谢姑姑。”章晗笑着接了过来，按理定礼都是不该给她这个待嫁



姑娘看的，但如今父母亲人全都不在身边，而且皇帝也完全没有送她去保定府，然后在那边迎亲成婚的意思，太夫人乐得做好人，又有沈姑姑出面，这定礼的单子方才送到她眼皮子底下来过目。

金五十两、珍珠十两（用红绿纱销金袋一个）、花银四百两、各色纁丝四十匹（用红绿罗销金束子一百二十个）、大红罗二匹（用红绿罗销金束子六个）、生纱二匹（用红绿罗销金束子六个）、里绢四十匹、绵胭脂一百个、六两重抹金花银合一对，盛装金花胭脂膳脂二两、红绿罗销金袋盛装铅粉十两、北羊四牵（用红绿绢销金盖被四条，并牵羊红麻索四条）、猪二口、鹅二十只、酒八十瓶（用红绿罗销金小盖被八十条、每条坠角折二铜钱四个）、圆饼八十个（用红纸花贴面）、末茶十袋（用红绿罗销金袋十个）、果六合、白熟米二石（作四合、每合上用染红米二升）、面四十袋（用红纸花贴面）。

和正式的纳征礼，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定比起来，今日的定礼只能称得上是小定，民间小定不过是送些糕饼和首饰就算完了，官宦人家也不会超过四拾之数，章晗听沈姑姑说送来的定礼整整三十二拾，仍不免暗自惊叹。而沈姑姑见章晗怔忡了片刻，笑着又添了一句：“论理世子成婚，下定礼是应该照亲王减半的，如今却是完全比照亲王的份例，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须知去年二月秦王世子成婚，也不曾有这样的体面。”这竟然已经逾制了？

章晗愣了一愣，随即便若有所思地问道：“世子照亲王减半，那郡王呢？”

“郡王便是一应照世子再减半。”沈姑姑见章晗一问便问到了点子上，当即又笑了笑，“赵王府中，世子爷和三位郡王年纪都差不了多少，后头几位皇孙还小，前两年是皇上一直都没对礼部发过话，赵王殿下打仗没顾得上，所以都耽搁了下来，这一次万寿节那天都一并定了下来。怀柔郡王和东安郡王一个定的是泸州知府之女，一个定的是福建按察使的侄女，宛平郡王定的是定远侯的独女，都是明年再成婚。”